



孫宗伯集卷之九

明句吳栢潭孫繼臯以德甫

蕭蕭
同藏

門人會稽劉毅律甫甫校

後學陽羨陳一教函三甫校

門人警川沈宗伯聲甫同校

誌銘

累封中憲大夫湖廣德安府知府豫吾楊公墓

誌銘

累封中憲大夫湖廣德安府知府豫吾楊公墓

副使以忠之父也初副使君擢雲南念公老遂巡
 欲毋行公意不懌曰吾健飯也而兒不以時為
 人主扞疆場古有叱其馭九折阪吝非人子也耶
 副使君不忍逆公指黽勉决別蓋太可一歲所而
 公以不諱聞矣悲夫悲夫星奔萬里荼苦終天茲
 副使君所為刺心柴骨吝乎既三年免喪副使君
 始克葬公於其邑羊區之原以其母朱恭人來合
 而手狀使余誌銘其墓按公諱誠字君言豫吾其
 自號揚之先陝人自宋徙家吾常故今為常之武
 進人祖潔父東亭公經名醫也又嘗不昧人遺金
 鄉里以此推為長者東亭公長子謬生而曠冉冉
 逼艾矣而舉公公實慧穎人乃曰此天所以胙東
 亭公也稍長受毛詩遂以詩列為諸生先後負笈
 游薛方山丘雙橋馮南津三先生之門稱入室第
 子文好玩誦理學諸儒先所論撰多所領會以故
 其文醇正爾雅似其為人其人溫良樂易似其為
 文彬乎文質純備君子也願數竒數上有司即不
 第於是副使君嶄嶄露頭角公撫而曰吾一經有

托矣舉所受之三先生及夙所自得者悉以付副使君使切磋商究之而副使君尋用家學成進士終不名宅師也副使君官主事戶部則以

詔恩封公主事出知府永州則又以

恩晉公四品服移德安滿而罷則又晉公今封三錫而都金緋貴五馬蓋不啻身致青雲上云方公之困諸生間也而東亭公尚無恙然罷矣母周亦譖病公與朱恭人朝夕時其旨甘而適之間為調湯藥所以扶持萬端而二老人壽皆開八袞以沒

沒之若干年而副使君之捷至公祠謁不以喜而以悲曰天乎柰何不令吾父若母見今日事耶潛焉出涕賀者為動容兄之蹟也凡公私外內事公一切為之盡無或孑遺且命仲子為之後春秋上冢必旁酌其族祖一坏曰是嘗郊翼孤童時吾弗忘昔也其天性篤至如此與人交語溫而氣和惟恐傷之人亦以公親已家剽縷羨鏹之積而於內外親徃徃軫其寒饑佐其吉凶禮以為常有締肺腑絳罪狀公府者公身為直其冤卒以免宅造

請干謁招權願金錢公弗為也公自副使君眷嘗
護家臨視之京邸又嘗偕之德安解訓勅要約惟
是官方民隱之為兢兢已單車離德安絕不欲舖
管內一槩竟公過亦無知聞者夫觸屏拒誨諂過
縣置吏事而教之衰也久矣副使君之號良二千
石而皜然不媿為清白吏子孫也豈不亦脊繇哉
公雖拜有官封被章服雅好與其窮交老友漣娑
嘯傲於溪雲壠月之間以相娛樂晚而失朱恭人
白首傷離忽忽不自得每初度子孫羅拜上觴為

壽公奉兩尊人像中堂旁像朱恭人欵飲對之觴
却弗御矣則公之澹於物而深於情也素強鮮疾
疾已亟不類卧衣冠整嚴不怖不戀以正而斃類
脊道者是為萬曆丙申七月九日距生嘉靖乙酉
十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配朱恭人恭人贈
也實始封安人有賢德先公卒公所以思不解子
男五長即副使君以忠娶葉氏封安人語脊之山
致高雲雨興水致深蛟龍生士致德福祿凝楊氏
世載德至公以經術啓副使君益培壅滋漑以致

於民德施普矣身備錫予之隆而子孫盍蘭森玉
立之盛天之所昌安可量也彼乘勢踞便算財賄
以明得意朝而榮華夕而憔悴矣以方公所享孰
多儻亦陰有概之吝歟公之葬也以今年己亥八
月八日而余為之銘銘曰

我聞治田菑畲以新力而逢年嘉穀乃臻公受
儒術一傳崛起興也胡勃世德之以既種而獲
亦增而培三世益蕃高陽多才登原載光

龍章有煜我銘新宮以詔式穀

明江西叅政吳君配邵恭人墓誌銘

恭人邵氏無錫故浦城令陽湖公德之女而武進
今江西叅政容宇吳君之龍之配也叅政君之父
助教崑麓先生欽與浦城公同舉於鄉相得甚驩
曰兩家子若女偶乎浦城公不幸客死國子先生
迎歸其喪以叅政君委聘恭人人曰厚哉殯亡友
媳孤女恭人生二十年而歸叅政君歸七年而叅
政君舉於鄉遂成進士又七年而叅政君用主事
工部窳恭人封安人又十年而卒卒之年叅政君

用副使山東寂進贈今號又五年始克葬叅政君
手事狀以來泣而曰甚矣吾之德吾妻也吾少而
守諸生而獵雋聲吾妻之以組紉佐吾勤也吾仕
而摧武林行河張龜備兵清源而獵才廣聲吾妻
之以筦鑰佐吾嚴也吾先國子之歿而殯也而吾
弗及躬吾先太恭人絕愛少子而吾幸以色養吾
妻之能為孝也吾甚慈而吾子無廢讀大者諸生
小者孝廉矣吾宦而吾婚子無愆期吾妻之能為
愛與勞也甚矣吾之德吾妻也乃今已矣則又曰
吾妻死而吾先太恭人哭之如哭其女自吾丘嫂
以下如哭其同產吾姬妾如泣其所生邵之宗親
徬徨涕洟如奪其所依則內外親之黯然而德吾
妻其又可知也子必銘必子銘而可蓋余覽狀而
賢之夫恭人之事太恭人也析居則從寢興則問
燠寒進匕箸則調飽饑病則嘗藥是不以媳事姑
而以母也恭人即後長姒而賚然貴於它姒窀少
而雁行而修起居之節珮環雖然無矜容無翔言
是森乎被法之守也身自官所歸一再擇良家子

進之以安於宦而膏沐拂拭幾女畜之矣市兩美
木以安其嫡母胡所生母張於晚暮而女幾代為
子則孝慈惠和其天性也抑聰明識理道炳大體
恭人生而稱令妻歿而哭之皆慟厥有以夫然而
備德而無年壽仁福謙之訓其又何也豈完者在
其夫若子而缺者顧在其身耶其可悲也已

恭人以嘉靖

墓在西埭之原

葬以今年

月

銘曰

彼脩而愚哲斯萎途德則孔腴而命弗俱亦旣
貴止亦有雋子田餘介祉其將在此銘石以俟
明處士滄江盛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在昔盛王之世家人之燕則歌棠棣焉故其時道
化醲洽風俗醇美家翁戶睦熙如也教而熄也角
亏之刺興而骨肉之恩薄於是姜肱薛包之事世艷
之姝尤絕迹矣夫夫兄弟之間蓋難言哉微獨其俗
偷也亦溺女德焉形骸離其外讒間離其內日月
腹削此天倫也不乖刺漸滅豈已乎乃今則推賢
靖江盛氏盛氏滄江君者五歲而孤厥兄滄洲翁

僅十年長耳當此之時其家赤貧翁持其第日夜泣曰天乎孰不為子而孤我兩稚兒耶雖然我終不令第死襁褓而我獨生卵翼之甚力迨翁壯有室而君亦漸長矣君事翁父也而事嫂母也翁之治生勤身自操作所以拮据萬端而君胼胝佐之翁日仄弗食君弗敢嘗食翁午夜弗寢君亦弗寢以爲常翁之治生有心計人又忠信廉賈五之又適有天幸所息皆倍貲暴起而君弗私一竒羨於是君亦性有室且有子或勸君盍亦自為計君頓感曰兄能字我而不能字吾子耶客休矣勿復出口蓋君之子二而翁子四凡六君病且死執兄手而決吾幸席兄之餘以至今日死不恨願吾子安得此兄子脫不諱它日分異必六而可翁嗚咽不許君瞪目曰兄不欲逝者瞑地下耶取紙筆來疏遺令給吾子若兄子使奉為成言嗟乎君兄弟起孤童逐什一非有誇禮教訓也又非有友朋講習之素也而生無異財歿無渝志彼儼然列士君子之林競小錐刀或日尋斧焉斯何人哉然君之室徐

實從史君以成君義每曰妣吾姑也吾弗敢以妯
媪進而吾子比伯氏子即伯氏不六許者吾以死
請矣故君夫婦死而江上之人稱曰盛氏兄弟義
人也乃其婦亦令妻也君生平不慢欺人人亦不
慢欺君雖狙獍之豪必曰君長者吾何忍負絲髮
又好行德嘗於逆旅中倒橐中緇脫邑子於厄其
質行倜儻多此類徐孺人十六而歸君其妣生女
撫之已代娣綜內政劑戚疏賤良皆有法飭賓祭
肴禮曰吾妣教我如是柔和靜讓其天性也率能
引義成夫子志云記有之兄弟睦夫婦和而家肥
汪島彈丸和氣盈盈萃盛氏一門而興也勃焉以
斯則知賢者特立不賢者雅化古今人不相及所
從來矣君之先本翟氏自武進徙靖江祖仲美為
盛贅遂蒙盛氏仲美生鏗娶郭君父母也生嘉靖
甲午
君之卒也彥等以某年
月日甲子用伯氏命塋江陰之毘山而今年某月
日奉孺人柩啓而祔焉禮也彥自為狀以來而余
為之誌銘銘曰

一體而岐百心。燠熾煮豆，燃箕吁嗟，連枝披枝，傷根側目。傷恩匪伊，友昆婦言，則煩蒸和，召祥芝榮，露濼矧以家張，何福不穰。昆山隆隆，雙魄妥中，我銘幽宮，以觀薄風。

明中場孫第五女壙誌

女華為余梁溪孫繼臯以德第五女，萬曆丁亥正月十二日，余內子曹安人生女京師石駙馬街邸舍。余諭德時也。其年九月，余持先修撰喪歸，女從而南。後七年癸巳，余即家拜少詹事，女又從而北。

明年甲午，安人歸娶。婦女從母南，丙申，女又從母北。明年丁酉，余避言謝，侍郎吏部歸，女又先五月從母南，蓋生十年而往來燕吳者六焉。明年戊戌，女遂病，毒發齒牙間，藥之良已數，滂發數已，所謂胃火也。腹按之堅，若有物，病得之食積所從來，以然，食益不節，肌肉瘦，以盡齒牙間火，益張竟死。庚子九月八日也。年十有四，女性潔嚴，甫四歲，見姪子，與人語，問之其夫也。自此卷被卧，絕不近，姪子長而言動，矩矩然知書，自能讀，傳記鮮難字，始字

吳氏厥子塲今年諾周氏子而女塲世多言山林
人閒曠羸有家樂余已亥哭董氏女不再歲又哭
女天於余何如耶余實饒宿孽殘蝕其骨肉撓苦
之耶然余考古志塲女歌韓柳有彼皆與貶宦會
倉卒道死野瘞今誦其文猶痛余因廢棄女不離
帷帶以死死亦以寧矣女凡有三兄二姊兩弟余
以其死之月二十日庚申葬女先修撰先安人墓
西南數百步為師家山吳縣銘曰
去汝父母來傍汝祖暨汝祖妣汝永寧此

明故秦母王宜人墓誌銘

宜人王氏故廣西慶遠太守公鳳秦公配也王武
進聖族宜人之祖為尚書文肅公父應天經歷文
炳娶於徐生宜人宜人生而早慧微獨妙慕組而
已教之詩賦輒能誦詩賦不忝為女士而太守公
實尚書少保端敏公諸孫倜儻而文雅亦稱佳公
子云宜人十五而歸太守公當是時太守公之父
贈公泮應天舉者也業前卒唯是端敏公暨其配
鈕夫人老齊福偕姑張宜人携新婦拜堂下珮環

鏘然而羞棗栗獻履上壽威儀卒度內外親嘖嘖
太息尚書家女而後乃任尚書家婦也詎與荆布
子同乎哉無何端敏公暨鈕夫人先後捐館舍張
宜人亦棄養鄉俗薄惡頗有脩睚眦相齟齬者太
守公凡兩兄弟並孱弱不耐事事皆太守公又以
任子三比應天弗收門第益衰落意不無鬱鬱宜
人從容進曰科目一家物耶而君必欲須此而致
身微

上之恩與先尚書之靈何所不勉焉君往就官矣
太守公聽其言謁選得南京都察院都事晉經歷
後府一再被

恩 宜人晉今封父之出守慶遠慶遠在西南萬
里外於是側室子太學延杰生數歲矣宜人留曰
吾為君撫吾兒飾一媵使偕行太守公至則奉制
府檄討叛猺猝有傳慶遠守陷沒者聲聞甚惡家
人驚怖流涕宜人呼太學解曰而父居平好深計
千條百端不應臨敵悖亂取喪敗且粵遼遠流行
之口多失實而宜勿聽已果以捷成其識見超卓

如此太守公自慶遠免歸家宜人更為廣飾媵祝之多男子而其仲延焦生生五歲而太守公卒卒可十年而宜人卒宜人孝恭儉慈自其天姓名家禮法習而熟其奉張宜人婉婁篤至所以順適之萬方處妯娌和而莊閨門之內賓如也足不踰閭雖里媪隣嫗罕覩其面太守公好客宜人親為治具務鮮腆而自乃食蔬素嫁女盡力為裝遣而自乃衣澣衣謂宜人殊荆布子哉荆布子政不能為人所為耳然無若為太守公蕃支胤以篤宗祧者宜人可以見端敏公鈕夫人祠廟矣宜人卒萬曆丙申距生嘉靖己丑葬宜人葬歲之東啓太守公兆來合焉而使余為之誌且銘余惟宜人年不滿七十身所經見盛衰豐約之變何其屢更也世言滄業不虛耳然宜人弗驕以盈弗謫以摧躬秉令淋以相夫子而祚無窮古所稱女宗非歟銘宜銘曰

不子而子詩詠葛藟綏爾福履以大受祉五世復始其將在此

明故亞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瀛許馬

公墓誌銘

湖廣叅政東光馬公將漕渡淮及下邳病卒其邳
時萬曆辛卯閏三月二十八日也漕使者疏言臣
允登勤其官而死宜有卹

上下其疏吏部吏部弗為請以寢嗟乎公死官職
耳而規身後榮乎哉厥子紹英等徒跣走千里逆
喪歸以甲午十二月某日甲子葬公金鋪之原而
手狀謁余誌銘其墓余辭焉弗獲久之始克為之

以報紹英使追納諸幽公字亦先號瀛許其先晉
陵川人自永樂初諱大成者來徙東光故今為東
光人大成生進進生杲杲生封中書舍人堯輔堯
輔生工科都給事中汝松公父也馬氏世受農至
都諫公始受儒而仕仕大光顯立 朝居鄉並著
風節士林慕稱之母曲孺人公之失曲孺人才六
齡耳昕夕寢興一於都諫公都諫公且撫且誨以
勵公於學而公質特穎異十歲即能屬文十三推
擇邑諸生弱冠科試當都試順天而會掎都諫公

服服除公學益超詣文亦益高所知舉酒賀公青
雲足下生矣公亦雅自負不讓也遂以庚午舉順
天明年成進士授山東齊河令甫下車受所訊殺
人獄而疑之曰是老夫婦者酒傭耳人好與之同
居而斃之野乎跡之則二惡少數就之飲而利其
橐也立釋同居者捕二惡少寘之理人稱為神亡
何調濰令未上持繼母徐孺人服服除補河南之
泌陽泌陽山瘠民多流徙公為清版籍裁更縣拊
循慰勉甚至方春時和身行田間給牛種使力作
戶口來復者無算邑以改觀明年復調安陽安陽
傳郡郭又孔道也事法穰於屯縣胥史因緣為奸
不可詰公釐蠹剔垢所興除便不便一切與百姓
更始而無大顛部使者吝民間苦養馬甚請折價銀
輸縣官部使者以聞卒著為憲令漳河溢官為收
殮其溺者而賑其孑遺者民雖若更生興文勸學
士連茹而起蓋公令安陽五年為寂久而聲實亦
寂孚以著薦剡不啻數十上俄用尤異徵拜御史
福建道嘗一巡蘆溝尋按遼東又按淮陽四郡遼

虜衝公獎率將吏輯睦兵民以威信為金湯巨甕
連拒文一鼓殲矣淮陽吏民夙號為惰窳公激揚
彰殫凜凜風裁乃寶應一內河實公創議清濬以
却湖險河成有

詔紀錄資金此

國漕萬年代也而公兩奉

璽書率兼學政觀風造士更復竒邁云還掌河南
道戊亥外內計皆與聞然公嚴毋曲庇毋苛求所
裨益

制典人才不輕而於大僚貴戚有絀公論者往往
露章彈擊雖觸忤賈怨不為避也竟以此出副使
山東備青州兵公領臺章久衆意公必厭薄外吏
不為而公頽曰吾柱後惠文自若也提衡三郡守
三十州縣之長為之覈軍實備要害平亭獄訟耆
察盜賊以力為良民扞海岱之間閭左晏如踰年
擢叅政湖廣主糧儲當不登公設法程耆賦僅而
及額而民力且大詘則議請改折半以蘇凋瘵公
之苦心為調停也而病所從來矣風波霜露凡三
護漕而寂後死半道鞠躬竭節畢命官下士大夫

共悲悼之公孝友自其天性痛曲孺人之不逮其
長也都諫公之不見其貴也徐孺人之不逮其
封命也歲時享祀嗚嗚泣數行下事同母兄二畜
異母女第二具有恩禮族婁且貧置義倉庠粟百
石春貸秋歛以為常割田二百畝捐其入佐之祭
而後舉宗無流人無餒鬼也友朋親戚緩急叩門
終不以無為解後亦不責償庶幾范氏父子之風
焉公於書靡所不窺即醫卜星曆率能抉其奧突
間有所結撰以寄興而已往往削草不存襟宇凌
曠氣局閑遠

國家事雖甚艱且鉅其才饒為之其志亦勇為之
而不幸以年奪也惜哉然公所至美聲蹟去而人
謳思之不衰為有像生祠之者比比然也其亦可
以觀公矣公之卒也距生嘉靖戊申十一月十一
日得年四十有四配王邇樞女封孺人子男五長
紹英郡廩生 銘闕

徵仕郎中書舍人芝臺華公暨配夏孺人合葬
墓誌銘

中書舍人芝臺華公予告歸三年卒於是公之配
夏孺人卒十年往矣公生則以孺人故為兆於鴨
城之原及是公之子師周將奉其父若母以塋而
手安司封希范所為公狀與所自為孺人狀泣而
丐余誌且銘夫傳美發潛以信來世史氏職也曷
敢辭按狀公諱仲亨字起龍芝臺其號吾無錫之
華著晉孝子寶族蕃以著代有簪紱入我

明有諱棕韡者始居鵞湖棕韡生興未與未生宗
壽宗壽生守吉守吉生燁燁生奉政大夫謹謹生
學士鴻山先生察又徙居東亭則又著公父也嫡
母錢宜人所生母馮孺人學士先生凡三子長太
學伯貞季禮部主事未陽而公居仲公生而肌晷
望之如璧讀書課文不強教以習十七補郡博士
弟子當是時學士先生林魚家居龍門未就之業
逼欲有所寄而太學公奉政公所憐愛也禮部公
固竒穎芳蘭茁其芽念乘時取科第以家聲禪獨
中男恃耳身繩督之甚甚於束濕薪而公亦痛自
刻勵昕夕咕嗶以為常願數竒再絀應天試用例

游北太學試順天侂得雋矣格一同舍卷罷是科
禮部公弱冠舉於鄉連舉於南宮學士先生不少
子早達厭也惟是公失利以為恚公出而色喜藉
有貴弟而自傷胡以塞嚴父指下帷揣摩愈益憤
奮矢一售自振不可得而學士先生捐館矣明年
禮部公亦夭歿高門暴摧家政如棼絲公不得復
肄經生言而馮孺人且荏苒迫老公蹶然曰我縱
不獲獵一第報先公九原獨不能徼一命酬母劬
耶且決不令吾母荆布而偶異母蓋禮部公所生
母願前封安人云公裝而謁選人業遇例得典屬
國俄被選入給事 武英典在筆扎號為華貫而
公脉脉心動亟假將作差乘傳而南幾以衣冠早
慰慈白而馮孺人之問至矣公跣而奔而後痛可
知也服除如

京師給事如故前後滿三歲授試中書舍人又三
歲為真則公假司農差轉餉山海以間過家一省
松楸還而以寂 聞予 恩數如制馮孺人始乃
贈今號而後公悲且喜又可知也惟是公遂以疾

請矣公純誠孺慕雖不克以科第成學士先生志
乃所以績承甚勤初鄉氓善逋賦窘其長代輸故
長賦病有司責逋急按里而追呼窘甲之首故里
甲又病病長賦學士先生嘗於其區創田若干頃
署曰役田歲收其入以佐煩費此百世德也願身
後不無動公䟽以聞奉 俞旨得世守焉病里甲
公率群從凡五百金公職其半復為創田二頃亦
署曰役田歲收其入以佐甲之首而里甲即奔命
不言疲矣兩役田相表裏以福區人而求先澤公
之善為孝也於兄弟友愛送往事居靡不為之
盡宗人齟齬我一切屏不問異日有以它端扞文
罔猶力為解救以免通財折券寔於我乎贍死於
我乎樽水木原本公所深念也質庫奴糜千金室
再火所蓄積燬以盡而行德市義不衰歲飢邑議
賑無所出公首捐粟千斛以倡諸歲粟家乃皆爭
致鍾釜應矣民賴全活部使者為旌門官邸固薄
游公自奉又極約縮而窮交宿好多所收恤居為
資斧行為齋發病為醫禱歿為含殮周兆龍太學

孫宗伯集 卷之九
絕而屬公三百金公益千錢歸之其孥其蒼者也
執政大僚多公通家驩公累足不一往一弁跡公
為楊大司徒所愛重囊重賅請因語次從容言采
礦便幾以聞 上公驚曰此素孔術也售且擾天
下面發赤拒之峻故事內直諸舍人事巨璫過為
貶損公不貶損貞操亮節先見極慮所處雖閒局
散秩隱然有以自重中年頗畜歌兒一朝幾遣盡
獨好為詩詩玄淡不失嚴居家法間有行世者夏
孺人亦以公滿考

恩贈今稱夏實江陰大族父通政叅議給事

文華璫溪公範母徐宜人孺人之歸公其為懿淑
非一而其大者則皆非女婦人能也公屢舉失利
學士先生不勝恚恚且移孺人而孺人安之學士
先生沒而侮者狎至公一意遜避孺人曰母避避
乃養患公初薄貲卽曰勿薄姑老矣姑沒為奉厥
終唯謹公婦以無憾後房一乳舉二男子孺人曰
吾子也鞠育訓誨以有成立公御下慈母論小不
當即糜金奴罷償矣火不戒廢簪矣孺人曰是宜

孫宗傳集 卷之九 十一
問問則休以守惠明靜嚴以佐柔寬而綏厥家女
婦而丈夫吝耶惜乎一從公京師不獲偕榮以老
而以客死也公生嘉靖己亥七月初四日卒萬曆
己亥二月二十日得年六十有一孺人生嘉靖丁
酉五月十七日卒萬曆庚寅七月十八日得年五
十有四子男二側室陳出長即師周次師召後禮
部公 余聞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公生富貴盛
矣物禁太盛學成而躓一第家日以削有以也夫
然公方且損施以為紹述儉慈恭讓以為貽燕夫
物無恒盛亦無久瘁我承其瘁後將席其盛天之
道疑有然者余既采公及孺人齊德之大者為誌
而系以銘銘曰

公貴人耶抱玉而號謂公弗逢居然鳳毛天池
霈

綸言錫爾妣世其文儒亦世孝子有淋於室如鳳
斯鳴藹藹齊德何悴弗榮芝原作宮往妥雙魄
刻時貞珉百世勿斁

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管衛事雲津史公

墓誌銘

往嘉靖丙辰倭躡江以南轉逼留都勢恣甚官軍望而走溧陽故太僕少卿玉陽史公謝吏部主事家居招集鄉里少年禦之於其邑之舊縣益散家財募勇敢士躡而敗之浙之平湖然其巢慕府上功

詔即家拜尚寶卿再晉少卿太僕官一子錦衣百戶世世弗絕人曰家食不後國臣之忠也功錄不畚上之厚也後四十二年為萬曆丁酉倭業墟

朝鮮然詭言乞封其實謀內逞

朝廷大徵兵勦之設開府天津為犄角而苦乏軍興太僕公之子錦衣指揮同知雲津公喟然而嘆海上田若甌脫棄弗耕而括貧民粟以奉屬國非計夫田天津且耕且守豫門戶厚根本壯聲勢此金城畧也開府臣竒其筴疏請以屬公公愈感奮乃於天津並海若直沽諸處身督亞旅載芟載柞意且奄觀銍芟以紓東方之急而會倭遁功以弗竟居一歲而公亦已沒矣厥子致爵等既吹公

喪歸將葬之某阡而以墓中石委余嗟嗟

國家泰寧長無事則已令更有事非公父子誰有

以家殉者余悲其志為之誌且銘公諱繼書字元

秉雲津其號漢溧陽侯史崇苗裔也故世為溧陽

人自侯凡若干傳入我 明而為公之曾祖贈南

京刑科給事祚祚生光祿少卿後後生太僕公際

配楊繼陳並以公貴視太僕公爵封贈皆恭人公

陳恭人出也陳恭人之舉公也於義興別墅有紫

雲之祥公生果岐嶷才勝衣已能畧墅中兒左右

伍而立行則使呵而前而身都其中以為常稍長

善讀書又美書法又工為舉子義當是時公兄為

楊恭人所生子者業前天太僕公意不無忽忽至

舉公則頽開曰吾家書香其有繼也夫因以命名

云公年甫十六而大司馬按首功簿而檄當為任

子者太僕公北面拜稽首曰老臣何功

陛下至任臣子備宿衛 恩寵殊絕不可虛乃逼

公上百戶錦衣非公志也踰年稱使者督木巴蜀

以間歸娶是為馬恭人久之擢其衛指揮僉事遇

恩給綸誥用此俄奔太僕公喪喪畢守故官尋
領南鎮撫司可六年陟同知得僉書衛事錦衣獨
其帥親重而諸僉書名位與頡頏駸貴用事然往
徃盛衣馬侈得意公顧眇而締詞臣騷客為詩社
雅歌投壺恂恂文儒也京營

大綱公嘗與公修而白誓侍立甚莊謹

上顧問內寺此何官家在內寺謹對是溧陽先

臣太僕際子用倭功任錦衣史書吝也

上心器重焉亡何賜飛魚服一時以於是陳

恭人卒於邸公哀呼請卹得旨賜祭葬仍給驛

護喪故事文臣四品無葬上多太僕公軍功得

全給蓋異數也公既葬母起而僉衛事如故而臺

臣有評公者公遂鮮見任且移疾歸矣初太僕公

家居好行德嘗捐粟二萬斛採旁郡澇所全活萬

人公遭歲大旱亦捐粟二萬斛又益捐穀萬六千

斛佐縣官賑所全活益衆太僕公嘗割上腴若干

畝藉學宮贍貧士公獨力墾荒穢成田二千畝佃

貧民輸逋賦千金已又首義哀牧馬地之折民間

孫宗伯集 卷之九 三十五
吝畝量增田稅乃大減有司以著功令凡此皆後
其家而先民瘠其身而肥民以無過佚前光公所
為善用孝也公之出而田海上也橐篋洗矣而慷
慨赴之惟恐不盡力牛千頭畚鍤錢鑄千具茅蒲
襪襖之屬千耦所費絕不貲而公弗為儉也事中
半而棄之而公亦弗為悔蹶而曰賴

社稷之靈與 上之斷鯨鯢遠甯藩籬不剪斯已
大愉快矣吾為而弗功創而弗率復何恨乎客問
勞苦公公又逡巡言古記有之乘馬死難男子不
為

國家勒燕然封狼居胥而厘厘効微力阡陌間曾
足多耶其退讓如此嗟嗟余每偉漢卜式嘗奮誅
反者孝武下詔褒揚之曰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
矣賜爵列侯尊寵至大官公佐賑佐軍力展忠計
鮮所不類式

上慕長畧軼漢武詎無意進用公惜乎公不待以
死而世亦未能明之者毋論遜式弗如以方太僕
公闇冒沒世矣勞臣志士之節異日何以暴於天

下豈不悲哉公然諾意氣於密親窮交植孤熱券
之事甚夥不著著其徵於國與民之大者今後世
有考焉銘曰

仕何以執金吾懷金紆朱惟先臣遺軀謀何以
佐石畫實畝實籍惟先臣遺策匪謀弗庸我師
既同走彼頑凶為何必功雲車風馬還報地下
大啓來者世錫爾純嘏

馮孺人郁氏墓誌銘

孺人郁氏馮君志忠之配也馮與郁竝江陰大姓

族蕃以殷而孺人歸馮君則馮君之父經歷公業
用長賦橐洗矣碩又不勝追呼孺人甫入門語馮
君大人無窘乎妾不腆簪珥在捐以佐之絕無所
愛蓋自是茹荼衣澣躬辛苦相馮君當戶以安經
歷公晚暮以順適繼姑某歡其心三十年一日也
舉二丈夫子而才會孺人有兄故長樂令文周起
鄉書為請於馮君飭二子使就舅氏學問以時告
誠甚具而其仲遂亦以乙酉舉應天凜凜厲志節
即不啻乃舅云孺人晚而好佛禁宰殺喜施捨若

深有味於慈悲淨明之旨者一日無疾卒萬曆丙子八月十八日也距生嘉靖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三子長時良卜以今年某月某甲子扶而葬之由里東華山新阡而以其父馮君所手列數事來請銘余惟婦德不出閫晚近世薄主饋宜家之懿以為恒節而樊然相附離以偉丈夫之槩嘻詘矣馮君父子握三寸管豈其有所斬於孺人而所手列莖莖止此然孺人所以為婦為母之道詎不已備乎嗟嗟淵珠石玉雖韞與藏其光華弗可匿也銘曰

我歌古詩鷄鳴采蘋我思古人斷機擇隣化洽教流圖史以陳虛實相冒彤管斯曲孰諛而誰匪榮伊辱有美令哲孝恭以慈名不踰閩蔚為女師德潛用光是名古意刻銘貞石警彼塵世光祿寺大官署監事涖湖吳公墓誌銘

萬曆丙午三月十有八日光祿監事涖湖吳公卒於邑城之東第厥子鴻臚署丞濟時等奉終事唯謹其仲合州守澄時後於公之弟光祿署丞訥菴

公者也援功令解見任歸治喪哭公甚痛於是吊者相與嗟異有泣下者曰監事榮備矣塋而予誌銘其墓按馮臚狀公諱敷錫字序所世吾錫西鄙閭江人閭江太湖之涘也故號之涘湖居閭江自諱均聘者始均聘生伯成伯成生元度元度生師浩師浩生克勤克勤生貫貫生程程生鈍齋公亨贈翰林編修贈編脩生澤峰公情嘉靖甲辰進士第三人官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讀公父也母楊孺人公生而撈孺人隕於蓐鞠於其繼戴孺人戴孺人自有子諱申錫訥菴公也諭德公擢第而公年已十許餘英氣咄咄迫人諭德公撫而曰是兒始汗血乎無患不千里患銜勒不謹耳延明師課蒼之齋嚴公亦惟是父師之訓為兢兢偕其弟讀書荒齋唧唔聲不絕晝晝齏粥以饋夜共一布被卧耳諭德公聞而輒然曰吾貧官稱吾家兒矣如是者九年二十授室為黃孺人又五年而成郡諸生遂游北雍大司成新鄭高相國諭德公館僚寂契厚吝也乃亦竒賞公才子第云辛酉試順天諭德

公實以是秋主應天試試既竣言者頗有所指摘上雅重詞臣而難言者落職調外諭德公遽請致其仕公則肩家督家本農也治田乘屋一切倚辦公之所事中程當諭德公指諭德公一歲中數往來鄉城間鮮寧居公數往來侍車船杖屨無所不敦飭惓然色養也辛巳以諭德命用選人謁吏部得光祿寺大官署監事俄奔其喪毀瘠骨立柱而後能起乙酉服闕銓舊官故事廟祭

上飲福署官從旁跪受爵公敬慎無愆儀

內庭宣索力折中人角無貶節惜薪進羨鋸面發赤曰此殘商膏血也無淫操盜公名家子習見其尊人旃屢從容之度而又稔聞清白正直守官之箴以故嫻於進止強於職業澹於貨賄大為官長所器重而不無為僚友所齟齬頃之挂內計歸矣歸可二十年合州選茂異供事史局則喜舉順天則又喜舉南宮益又喜曰今而先諭德伸看地下也中間第一哭子乃其季復翩翩欲上公意殊得而迫稀產一雛絕憐愛之挾之居城西息交游屏

滋味淡食若將求長生為顧家非熊地吝而竟以
殉老也公慨慷重然諾慕魯朱家劇孟之為人好
拯人於厄即羈人賤士聖門投公無空手辭者邑
舉義率金錢之宅富人不必諧之公必能諧顧公
酒卮燕器往往走子錢家矣性孤峭一語意合到
項可許所不合不足當一盼嚮在官下諭德公所
舉士多顯貴有竝列鼎鉉者據客坐瞑目奮舌爭
事得失不少遜或遂拂衣去不顧諸公亦皆悉公
生平不為異也居恒凡絲竹粉黛博塞之娛黃白
方女之事未嘗不濡染然過而不留入而不滓晚
而持空王呪每凌晨暗誦極千遍以為常夫公求
長生而又欲證無生乎哉詩學長慶書泐懷素風
流文采吾吟社諸耆儁無不推先公者而公逝矣
余獲幸公久竊窺公赴義如鶩似俠終慕諭德公
談細小事即隕涕又侶質不貴勢要似侶遇賢人
君子雖執鞭所忻慕焉又似恭任真率常外無飾
行要於不欺其意而止世有考德吝其以是觀公
可也公之生為嘉靖甲午四月二十日得年七十

有三 墓在閭江山之第一灣塋十某年某甲子
啓黃劉二孺人兆以合而余為之銘銘曰

孰識宰相而於塵埃宮臣之能乃賦歸來以侍
以娛繫公之才孰斯恩勤而以繼絕有美繩武
典州竭節爾愛爾勞繫公之哲在朝則趨曳組
鳴環在

廟則肅咫尺

天顏小臣何幸鷲立

龍攀染指禁齋掉頭東小還既作既述亦既展采德
流福綏七十三載一宮雙淑松楸未改公長安
斯岡氣騰駿

太學斗原陳君暨配談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友太學陳君穉登與其配孺人相次卒厥子穉
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甲子合而祔之祖塋之次
而先事持願選部所為狀泣請銘嗟乎余其忍銘
君耶夫以一青衿殉命之窮也迫艾而斬其一數
之促也夫婦不兩月而奄然皆盡事之慘也祇一
子未覩其有立情之悲也余其忍銘君耶雖然藉

今君生而聲翔沒而景滅猶吾儕友朋之痛也余其忍無銘君之諱爾耕穡登其字前號斗原陳之先嘉定人

國初有諱寔者避地徙吾錫之宅仁鄉居焉遂為無錫人寔生廣安同知贈戶部郎中昱昱生河南叅政周仕官得剛直聲周生贈寧鄉知縣鳳絜修工詩名載邑志鳳生光州知州雲浦公吹忠所至著聲蹟歷祀名宦君父也母王孺人君生特早慧自弱齡業茁茁露竒穎稍長稟學光州公光州公言語妙天下所交知皆海內文章家宗工鉅儒也君趨庭下食耳目所濡染若日游於雕龍繡虎之場而又好漁獵古人書書不求要眇才得大旨輒棄去然已能挾菁吐華發為文詞頃刻可千言姿態橫生爛有異采余與君髫而同為諸生未嘗不遜謝自以弗及也願以余無侶非久倖一第忝而君試郡邑利試臺使者即弗利發憤用例入南太學時新安新建兩相國同為司成寔愛重君已改北名亦噪競蓋邇時博士業格調凡數變類汝南

月旦而君搢筆雅化余猶及見君甲午丁酉兩廢
卷風骨凌厲雖褒然入彀者不必能壓君而君竟
蒙刑也豈非命哉光州公魁壘負奇節義聲流傳
而君綽有父風丁酉試未半所善駱大行暴死棘
中出而莫適為經紀者君倉皇伏尸哭躬為調棺
殮齋發之返鄉髡夫自署門著論而交道之薄久
矣君一士子乃能為宦人婦喪以方古所稱迎喪
引柩之朋不尤難能耶其在門內光州公以君嫡
且長也謀畀產半君跽謝曰弟即異母固皆吾大
人遺體也幸以夷於廢光州公歿而所以字諸庶
以成禦侮不啻如其子若女兄弟若母之女兄弟
貧而授室嫠而撫孤又不啻如其弟也城府空洞
無掩蓋無矯飾而與妻孥言亦可與賓客言可與
僮僕言亦可與先生長者言肺腑腎腸握以示無
難者文行卓特遠近慕嚮君卒而其父友通州司
馬渡海哭之為失聲君之為光州公子者足矣談
孺人父冠帶儒士勉菴公承俸母王媪也幼而女
於其族之寡姑寡姑者中丞女而秦方伯冢婦也

而方伯實又君姑之夫於是孺人歸君孺人婉孌
端靜動準禮法逮事王孺人十年事光州公二十
年閨闈相守三十年絕甘分少奉父若母依栖里
閨間吝終其身中間佐太學裝褰兩尊人葬治堂
構率不難脫簪珥以給而又能為君廣置媵媵所
生女愛之鈞已子也孝恭慈和政肅而惠所謂孺
人之為君婦者亦已足矣君生嘉靖辛亥卒萬曆
己亥得年四十有九孺人生嘉靖壬子卒萬曆戊
戌得年四十有七子男一即藝之文弱可念余惟
光州公遇乖早達猶不失名刺史年謝中壽猶積
而稱耆君文采節俠亢其家聲而坎壈困頓遽見
其止天不欲君父子間齊名擅美耶願君所不朽
吝在此不在彼漑消留餘以湏天定後之收儻可
俟乎余不勝山陽之悲既誌君及孺人懿烈之大
者而系以銘銘曰

有櫃美玉弗逢國工寶劍弗割化為星虹偶然
去來辟彼寄寓榮悴春秋短修旦暮咄嗟齊德
厥亦無年人琴將亡有先斷絃九原一丘下侍

先子靈竒之鐘岡枝騰紫

勅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奉溪周公
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祠祭司主事奉溪周公者今湖廣
督學僉事繼昌之父也始督學繇祠部出僉楚臬
念公老欲毋行公勅督學兒鄉者郎尚書曹絕未
嘗以身試吏以身試吏報

主恩自今日始兒行矣春和江暖老人行視湖南
解耳督學君黽勉决別甫上事得今調倉皇出按
部公亦不成行迨秋而病以卒矣督學君解學政
奔還桑心棘腸謀以月日妥公而委余墓中石余
謝弗獲則為按督學君所自狀而為之誌誌曰公
諱冠字惟瞻奉溪其號世吾無錫人也相傳出春
陵宋濂溪先生其孫以仕浙籍吾錫世有官位不
著著其入

國朝者為綱運官均禮均禮生允常

天兵壓城函邑篆獻之城以克完語具陳都諫志
允常生澤澤生宗秀宗秀生鼎鼎生奭奭生漢曰

傍溪公之父也母楊實生公公生有異徵當貴髫
則受春秋於其世父所號為彊記敏悟而傍溪公
貧無所具修脯即母但修脯傍溪公父若母老兩
王母愈益老無所具甘毳也公計畫無復之則徒
而逐什一之業然又徒手無以為甚困公始授室
樂遽卒再室鄭安人鄭安人固挾少簪珥以來公
顧謂鄭安人若妝而朝舅若姑以為恭乎寧推髻
操作紓舅若姑朝夕也鄭安人則立脫其飾異公
請以佐生計會有天幸業漸起共養無乏絕而傍

溪公忘貧矣傍溪公之父若母暨兩王母以時加
七簪忘老矣如是者可數年重闡兩世壽皆七八
十以終惟是喪葬咸在公公幾代傍溪公子而公
又有弟若妹凡五婚嫁亦咸在公則公幾代傍溪
公父矣於是督學君弱而善文公為延明師督之
程稅課功惟恐其後人也至所以矩押繩束又惟
恐其先人也督學君遂以乙酉舉應天第一己丑
成進士一即繕部晉祠部以督視楚學所至率精
嚴有譽本之服公教云公之事傍溪公微獨體其

意為撫畜諸季爨無折炊產無均受而已又能推
 其意於宗墓葺其夷者曰吾不忍其餒也於族黨
 賙其乏者曰吾不忍其瘠也又益廣其意遇宵溺
 予絮遇道燻予搘曰吾不忍其暴露也其敦倫重
 本好施而樂予多此類然公有德於人公忘之有
 怨於公而公亦忘之嘗逼除走吳閭脫人急難其
 人奉數金壽公揮棄弗顧里中豪嘗以室廬故齟
 齟公公終不修卻布袍蔬食貴而無改度老而無
 易操有官封矣從一僮偈又行道中人不知其顯
 人父也邑屢賓鄉飲自稱衰罷不德僅一再赴凜
 凜德讓嗟乎公豈非樸而未雕淳而未漓不言而
 躬行哉足不離闕闡其澹素疑與古之隱君子同
 趣名不挂子衿其所佩服意今之儒者且讓質蓋
 余繹公行事以方吾先儒林大畧伯之願余墮廢
 度終無所表豎以慰逝者媿督學君遠甚余誌公
 黯然悲心矣公卒萬曆庚子七月七日距生嘉靖
 己丑六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二子男一即督學
 君繼昌娶胡封安人墓在小嶺灣與鄭安人兆合

以今年辛丑九月初三日而余誌其石為之銘銘
曰

夫非人子三世吾倚惟孝弟是履夫非人父一
經吾付惟德義是祚何積弗流何種弗收

龍章天讐曰褒爾好修有滫者豚有鐫者石長此
安魄惟申命用奕

將仕佐郎國子監學錄襟泉錢君墓誌銘

嗟乎傷哉余忍銘吾錢君始君繇州博士晉國子
師未數月聞母喪君驚且號嘔血欲絕忍死奔而

南塋母賈山下遷其父棺來合一小豪以為茲吉
壤也思以計攘之太發難窘君君不勝恚一夕心
痛卒萬曆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君既卒邑士人
大譁何物雞狗雄而凌轢我冠紳將群攻之會其
人用它端敗斃毘獄事益解嗟乎君死恚也哭母
且死不死死此一坏土君殆死孝也余又忍不銘
君君諱萬善字惟一別號襟泉世吾錫西鄙唐村
人族故蕃所業耕讀祖浩父林泉公晟庚辛遺老
也年耄以

皇儲恩予冠服母馮實生君君少則從其父受書
長而忝家廿里許事晉陵錢文學為舉子業錢嚴
師君固新授室不惟幣慕也每聞雞而起夜分而
息以為常蓋三年而業成入邑城邑故憲副嶼南
施公方以名孝廉講業老氏宮從游者甚衆月再
考糊名易書毖於公府君恒在高等丁卯成諸生
君之為諸生久畿試往往落乙卷戊子甫得雋則
君齒踰強矣尋又持林泉公服乙未試南宮名復
落乙榜君泫然曰悲夫吾父之不逮吾升斗也而
又不以時効吾母一日養睠彼風木攬茲春艸吾
獨非人子歟謁選得滁學正君下車與諸生約凡
數十條劂而布之矩矱森肅窳習為一變臺使者
廉君能數檄以吏事謝弗應嘗一守州篆所收稅
竝官紙堂饌錢可百金斤而給貧諸生或佐其州
橋工即錙銖不以潤枯槁也臺使者益賢君薦第
一俄擢學錄國子君之範國子如所以範滁士而
訓加飭今制六館先生以次應兩司成教擁高座
都講顧鮮有馡心者君抗顏發齒清詞妙義琅琅

聲出金石園橋聳聽焉君諸生時治經術絕精所
為文不務為高竒而務切理行又最長者以故邑
薦紳家若王太僕吳給諫爭延致君誨其子若孫
遠者八九年近亦四五年不相棄捐嘗一賓攜李
吳太宰鞶髻咸景附得雋後荆南傅方伯藩山
東君塾其廨厥子一孝廉一選貢士君所就也寂
後亦講業老氏宮倣其師施憲副故事今高第第
子若孝廉而下亡慮百許人彬彬不乏來雋云君
雖貧歲所席館穀不薄又良有心計米鹽靡密歿
而無以為殮也抑纍纍多公私逋本之君孝友二
老人頗溺因果好施君竭力布奉之施君母第三
其子若女二老人有所憐愛君曰於我乎育長而
曰於我乎婚嫁葬父不率其弟一錢奔母喪質一
庄友人乃得歸而家以壁立矣嗟乎余蓋髫而與
君友也時則有若浦孝廉湛如沈祁陽學四人者
同志同隸邑學官同肄龍城書院為吾師隴太守
閩施先生所賞士然余尤傾心君出就試同載居
同賃藿鹽風雨同旦暮君亦厚嫗余深心隱衷可

相握示也余幸偕孝廉寯先第次祁陽又次為君
君固晚達其精神強力有過人者臨事果決敢任
所擘畫中窾會遇物夷易杯酒談笑傾其座人天
假之年獲監制一道或領一郡剗割調劑可以見
功集事而盜焉殉一羶終也傷哉君之卒也余急
忝視君君舉手嗚嗚言惟是先人丘隴事及此藐
諸孤以累子余且諾且拚哭訣而出因追感曩昔
孝廉特早世媿余涼薄窳窳未有以振其後者今
歌何日報君雖然君嘗陰行善歲大祲黨來請
貸即瓶粟撲錢可倒以益也中表坐怨家構阱之
盜君以諸生言郡丞立得雪凡此皆貴富人所奉
首匿者而君勇為之居平未嘗擇一美食慕一絃
服有官矣出入徒步未嘗耀車蓋里門明得意也
夫善而慶謙而益古經訓不犁然具乎儻天道不
於君獨茫昧者後死者乃可自藉手報君矣君卒
距生嘉靖乙巳正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七配
馮孺人有婦德先卒塋賈山子男六長蕝奎禮部
儒士卜以今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癸卯塋君

邑西南漆塘山新阡不賈山合者穴形歛不克兩也銘曰

嗟君經術世所師公車奏名何其遲鄉國諸生捧絳帷委蛇六館官非卑先人一坏攘者誰惟天勝人難可欺松檟無恙君前辭君死死孝人所悲君多男子恒苦饑何以遺之德蕃滋魂兮傍親魄此綏我銘貞石傷鍾期

太學吳君墓誌銘

太學君吳氏諱夢桂字應秋別號懷鵠常之宜興人也宜興之吳大族君高祖玉以歲薦官至戶部員外郎曾祖經訓導祖南京禮部尚書贈宮保謚文肅兩世皆以文肅禮部侍郎特恩贈如其官

文肅二子長鵠塘公驥尚寶司少卿次小洛公駮潯州守君潯州公次子而後於尚寶公所為號懷鵠用此生而疑靜不好弄質又穎異尚寶公絕憐愛之爰立為後君之為後無何尚寶公捐館舍當是之時君年才十四擗踴哭泣已稱其喪主矣稍長攻舉子業十九補邑諸生二十娶於少司馬角

山詹公詹公家山海兩家相望殆三千里而遙實
 詹公姬尚寶公同 朝才君而字之其女者也君
 既間關遠娶遂以例入太學文譽颯起籍籍都人
 士上甲子試順天俛得雋矣會主者有所爭各言
 罷厥後凡八試皆罷而君亦已倦游矣客有風君
 曷不稱選人謁主爵者乞一官歸耶君笑不答竟
 乃用儒衣冠老云君行純密自傷不及終事尚寶
 公歲時享祭潛焉泣數行下庶毋凌恃君沒齒不
 以庶且老缺供不以身為後而於所生貶愛潯州
 公幾中非法君為損重貲盡力申理以免張宜人
 之家落而子姓多赤貧君所以撫之不啻撫其親
 子弟也嚴以治身儉勤以治家以先人之遺業饒
 而不以導侈朋友死於我乎葬孤寡遺於我乎托
 歲侵設糜以食餓者而置榘以揜暴露者以為德
 於鄉即不靳也居平退然有以自下至考論典禮
 評騭時事鑿鑿中窺會則君之學術深而世故熟
 矣夫君庶幾所謂誠與才合者假令資適逢世其
 施用也有可觀者而以儒衣冠老也惜哉然君產

世閥即同堂累葉簪笏肩援而君獨以質行信於
其家而聞於其鄉世所以觀君其又在此不在彼
也君生嘉靖 卒萬曆 以其諸父御史安
節君之狀來而余為之誌若銘銘曰

不子而子有赫宗祀死而不死令德是似既繼
既承亦培亦增辟畊而恒稽人乃登芝原夜光
魂升魄藏我銘幽堂以君樂康以爾子孫熾昌

吳母曹孺人墓誌銘

蓋余讀太學吳君桂芳之狀其母也而悲之夫欲
以其母不朽也而不忍以一詞溢也欲身以其母
不朽而又自傷不克如古之賢且隱者以就母名
其思深其詞痛嗟乎斯仁人孝子之用心而母之
所以為賢也乎是宜誌誌曰母曹氏故禮科給事
中震華公汝倫之配也給事公嘗為河南彰德推
官滿考封母孺人故今稱孺人云孺人之大父寅
濟陽令父迺吳公徵祿吾無錫泰伯里喬木望族
也孺人幼喪其母朱迨長性度莊靜言動矩矩迺
吳公絕竒愛之曰女曷不男子耶而會給事公未

壯而失其前配邵孺人孺人乃來為繼當是時給
事公之父贈推官晴江公維孝以高貲聞里中人
齟齬之訟端蝟而起贈公度無以柱也則日夜督
給事公讀幾以高其門若干公而孺人入室而脩
雞鳴之職篝燈緝繡以相厲勉未嘗以狎見也贈
公性卞急繼姑華太孺人操新婦嗃嗃孺人登堂
而候寢與羨旨甘而進之未嘗以惰見也於是給
事公名滿諸生間矣而都試即弗售其仲一試而
售給事公咄嗟自失孺人從容進曰士各有時二
老人幸慰意少子柰何令不足君所乎乃家人乎
間不無生涼燠孺人則又進曰夫大鵬之息也而
斥鷃笑之彼局於見耳給事公笑而曰吾固弗異
也後六年為庚午而給事公舉應天第一人家人
子劇喜過望孺人曰勿謹乃公以自矢久矣給事
公歸而孺人顧相與歎歎累日則猶以不獲及贈
公存令一見之為快也明年給事公成進士隨牒
之彰德孺人辭弗從曰君諸子林立且幼誰為君
調其寒饑者給事公居官清諸所需繒絮醞漿一

切於家乎取孺人以時函而輦致之無闕給事公
後果用廉勤亡害召入垣而不幸病客死矣孺人
一慟幾絕已乃蘇持諸子泣曰吾難從而父地下
耶願吾向所以不從而父宦者何也而父已矣惟
是其篋中書具在兒無忘而父所論撰矣稱未亡
人身綜家政益招延良師友為程約劇切而後諸
子次第成諸生也間又勅曰士不患跣地患不激
發不患不遭時患不讀書太學受此言也以為絕
痛孺人老矣猶手續以訓勤諸孫一衣履新猶鯁
鯁戒無侈以訓儉非時舉先世艱難及諸齟齬家
陵夷衰微狀以訓守待內外親具有恩禮閔貧救
苦多所收恤蓋孺人晚而好禪所諷內典能妙契
宗旨不第如宅女嫗佞佛祈福者沒而不怖不恋
嗒然以化云孺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曆己亥得壽
六十有二子男五長即桂芳余惟吳氏諸兄弟皆
讀書能文章又皆友恭以讓彬彬賢矣得時則駕
安所事隱而猶以不克就母名如古之孟氏介子
者而以自傷也此慕以養志為孝者也嗟乎人母

盡欲其子賢又盡欲教其子仕而孺人意不難隱
孺人於是乎賢於世俗之為母者矣是宜銘銘曰
母而父百懼艱苦以厥子撫貞而禪根塵兩捐
以離衆緣何為太來本無生滅矧彼榮悴辟如
影隙下見夫子為指真諦亦無睽合一朝永世

任子忠所江君墓誌銘

故任子忠所江君者余同年今巡撫中丞績石公
鐸冢子也往余備數卿亞君來應京闈試以年家
子一再謁余余與之言文稅器識斌斌不群余既
愛君以間為推轂不令君知而君頌以德余比於
知己乃君累絀不第以為有待而俄以不諱聞矣
悲夫敏才短札獨子安昇之然乎哉前是中丞公
以觀察使者起治易州岳君大母李太宜人實在
行會播事急

上親擢中丞公開新府偏沅即日昇節鉞往君則
從子舍倍道北走渡淮犯怒濤逆太宜人以歸惟
是太宜人篤老歸亡何棄養君內傷太宜人而外
虞中丞公行間憂勞毀瘠神理都盡而又迫秋試

倉皇趣治裝公道病遄狂率以不起錢吏部養廉之狀君也謂為死孝夫王師徵中丞公賊不滅中丞公徵君無與將太宜人太宜人生死靡所恃托中丞公方寸亂矣賊亦不滅然則君無獨死孝亦由之死忠耶非也於是中丞公將塋君而余為之誌君諱世卿字篤之杭之仁和人汪氏中丞公而上為提學僉事公圻為贈尚書侍郎公暉為謚文昭贈宮保尚書公瀾為贈侍郎叅政公玘凡五世皆起家進士至大官於海內無兩忠孝潔廉矯矯著風節於海內亦無兩而君之為中丞公子也母許恭人君在襁褓韶秀可念提學公携之官邸口授之書輒憶稍長刻勵問學自六經外旁獵子史窺其指要十三用舊恩補任子入北雍北雍多才士然無敢以其長傲君目為畏友十六以新例應試浙闈沁水劉大司空時視浙闈學得君卷大嗟賞以為鄉校生弗如一時學士大夫咸以君名家汗血一日且千里而君前後凡六試率報罷命也君有至性自稚齒持提學公暮喪已遂持許恭人

三年喪哀慕如成人身為中丞公愛子乃所以事
齊慄唯謹中丞公宦游抱小疴君聞疾忝省視不
反顧中丞公在告雖小出入不專決異母弟之母
死君為憐恤擁護惟恐傷之不啻其母存也盛年
失耦矢不再娶婦翁死為卵翼其遺腹子以觀厥
成其厚倫敦誼多此類居恒不妄然喏亦不侵然
諾宗黨有不平必為之雪假令非理相干面折不
少貶敝袍芒屨抑抑行道中絕不染貴介子弟裘
馬習氣齋頭一榻鮮古尊彝圖畫之好湖船遇聲
伎狼狽忝匿客往往罷席矣雖素風古格家傳世
襲亦其中情恬澹然乎君之病也自悼弗克徼一
第繩五世業其指絕痛既瞑有急報楚師大捷者
君張目慰且恨以卒萬曆庚子六月十九日也距
生隆慶丁卯九月二十三日得年僅三十四配沈
子男六葬以今年某月某日甲子余惟鄧林有千
歲木焉雖層層拂雲不能無披枝然其根蒂深以
固矣故扶疎交蔭榮華不歇君固梁棟材不幸早
折乃其履盈思謙處盛思約所以壅且培有加隆

菴攀發而旁擢五葉箕裘不又愛弟在何虞中絕
乎余既以慰君且以慰中丞公而又為之銘銘曰
為大母毀則死為中丞公瘁則死死可矣君所
不死在其弟子後五葉起且續以侶以百世更
社

顧母華孺人墓誌銘

孺人華氏故太學曾泉顧公起東配也實處州府
經歷白湖公際亨之女艷諸生蓉峰公木之孫女
蓉峯公之兄為嵩峰公金而曾泉公之父為洞陽
公可久洞陽公仕 毅 肅兩朝嘗一諫 南巡
再諍大禮兩被杖

北闕下而嵩峯公諍禮亦有疏兩公同邑同郎戶
却同志節相愛重晚而同謝憲副家居溪庄村墅
白首同杯酒而後相樂可知也於是白湖公有女
而瞿魯泉公委禽焉是為孺人曾泉公之嫡母為
王恭人而所生母為郁孺人王恭人自有子操子
婦特莊孺人來歸則王恭人已下世歿洞陽公在
而郁孺人身事之郁孺人習王恭人之所以操子

婦吝操孺人頗亦急而孺人弗敢貳也曰吾不逮
事吾嫡事吾夫所生猶吾嫡也晨而朝洞陽公問
起居退而候郁孺人以為常洞陽公好客座上恒
滿曾泉公之伯兄為鴻臚後山公其丘嫂沈孺人
夫妻日夜共具極洗腆而孺人相其姒泡湏間惟
所指授無乏序無闕需蓋洞陽公老矣健七箸亡
恙非直其左右善節調也又非直冢婦能養也厥
亦安少婦賢矣久之洞陽公以壽終而曾泉公析
居外則迎郁孺人就子舍養融融洩洩以方鄉者

書